

男琴女箫

文 / 邹贤中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小说优秀奖

天翔拖着密码箱一言不发地跟在人事部女文员的身后。东西很重，压得密码箱的轮子在和地面摩擦时发出抗议的吱吱声。穿过回旋曲折的厂房，他们往一座镶着蓝白相间墙砖的宿舍楼走去，到了楼前，女文员停下来，说，就是这里了。蓝白相间的墙砖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有一种别样的美。天翔知道，自己就要在这里工作、生活了。女文员终日吹着空调，皮肤白皙，纤细的腰更显得她风情万种。天翔知道，这种文员的工资并不高，月薪一般不会超过两千元，但是因为在写字楼工作，所以眼光就高了。当然了，女文员的漂亮与否和他并不无关系，在他眼里，最重要的是如何挣钱。

女文员接着说，好人做到底，我送你到宿舍吧。

说完，女文员开始爬楼梯。因为是上楼梯，密码箱不能再拖着走，天翔就把密码箱扛在肩上。箱子很沉，然而对天翔来说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当年在柳州当新兵那会儿，百里柳江平时风景如画，但是每年都有洪涝灾害。洪涝一来，大水一改往昔的温柔面孔，迅猛奔腾如一头发怒的狮子。部队靠近柳江，抗洪抢险自然首当其冲。比起扛沙包，这小小的密码箱算什么呢？

上得四楼，走到八号宿舍，女文员看着面不红气不喘的天翔说，还不错嘛。你的宿舍就是这里了。女文员高看了天翔一眼。门没有上锁，天翔放下箱子举手就推开了，宿舍里凌乱地摆着四张墨绿色的铁架床，已经掉了许多油漆的床架锈迹斑斑。女文员似乎看出了天翔的心思，说，打工嘛，居住环境将就将就吧。我先回去了。说完，她走了，高跟鞋发出的声响还在耳边“蹬蹬蹬”地响着。女文员这番话也让天翔对她高看了一眼，他用注目礼远送女文员离开。

走进宿舍，里面显得更乱，三张床堆满杂物，占据了大半江山，只有一张床相对整齐，双人枕、被子一应俱全。他的目光一路扫过，屋顶两台悬挂的吊扇因长时间没有清理而沾满了黑色的灰尘，天花板的石灰也因为脱落而露出一块块灰乎乎的

不规则斑点；墙上贴满了壁画，其中一幅《高山流水图》韵味深长，可见先进来的工友颇有些文人艺术之气。他还发现床底有一双红色的女式拖鞋。

天翔是在中午见到黄毛的。十二点一刻，走廊上响起一连串的脚步声，天翔知道工友们吃完午饭回来了。黄毛回来时，天翔已经把自己的床位收拾妥当，虽然没有新兵连那种高标准，但是一眼看过去整整齐齐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当过兵的。天气很热，黄毛穿着浅蓝色的工衣，把上面三粒纽扣都解开了，露出精瘦的胸膛。想着自己的衣扣严丝合缝，天翔觉得自己有些落伍了。黄毛的头顶，是一头打眼的金黄卷发。天翔是一个传统的人，他认为中国人的头发以黑、直为美，别说他当过兵，就是没有经历军旅生活，也不会把自己搞得怪模怪样。黄毛很瘦，不高，走起路来，一飘一飘的，像是脚踏棉花，给人一副小流氓的感觉。天翔打心里有点看不起他。然而作为一个新来者，他还是需要友好地同黄毛打破初见的冷场，下班了？他问黄毛。

黄毛点点头，表示听到了。他坐在自己的床沿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歪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天翔只好主动找话题，你在哪个部门上班？是哪里人？这个厂待遇怎么样？黄毛看着天翔，爱理不理地回答了几个问题，然后迅速把话题进行了转移，你怎么来这个厂了？你怎么住在这个宿舍？他像天翔一样，连问了好几个问题。

天翔说，宿舍是人事部安排的，所以我就住在这里了。

黄毛不再说话，他把自己放倒在床上，一会儿就响起了轻微的鼾声。天翔看着瘦小的黄毛，觉得他还是一个孩子，就没跟他一般见识了。他自己也躺了下去，可怎么也睡不着。他心里对自己说，明天就要上班了，今天好好休息吧。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进入半睡半醒的状态，又被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吵醒了，原来是黄毛准备去上班了。

一阵凌乱的脚步声过后，宿舍恢复了宁静。天翔索性不睡了，他走出厂区，去熟悉周边的环境。出了厂区，就是一条宽约六米的水泥路，足够两车错身。路的两旁尽是矮小茂盛的榕树，树枝上垂吊着密密麻麻的小根茎，像是老爷爷的长胡子。出了工业区就是车水马龙的107国道，国道上车流如织，往南就是西乡、新安，往北就是沙井、松岗，都是工业重镇。拐过一个弯，就到了福永最为繁荣的商业街，服装、餐饮、美容等一应俱全。除了鳞次栉比的店铺，还有很多同城管打游击的小贩，可见一片繁荣的景象。

晚上十点，黄毛回来了，他满脸疲惫。天翔友好地同他打招呼，辛苦了吧？吃夜宵没？天翔知道，在南方，打工族都有吃夜宵的习惯。每个工业区都有一条繁华的夜市街，打工仔、打工妹每晚下班后都会去那里填饱自己的肚子，同时在那里上演很多爱情故事。黄毛不说话，摇了摇头径自冲凉去了。真是一个怪人，天翔心想。冲过凉，黄毛甩了甩湿漉漉的卷发踏着一双拖鞋“噔噔噔”地下楼去了。三楼是女工宿舍。天翔想，黄毛该是去吃夜宵了。一刻钟后，黄毛满脸失望地回来，眼神里

写满了对天翔的不满。原本还想寻找一些话题的天翔也沉默了，屋子里的气氛就有些沉闷。天翔选择了睡觉，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，黄毛问，你可以换个宿舍吗？隔壁宿舍也有空床位。

那怎么能行呢？这是人事部安排的。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这是两年军旅给予他的深刻烙印。就算退伍了，他还要保持着一个兵应有的本色。

没事的啦，不就是换一个宿舍嘛。人事部才不管这些。黄毛说得很轻松。

不行。如果你坚决要我搬走，自己去找人事部吧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住这里妨碍你了吗？他反问黄毛。

黄毛不再说话。

天翔是被一泡尿憋醒的。上完洗手间回来，一看手机已经深夜三点了，他看见黄毛还在床上辗转反侧。这人真奇怪，工作这么累还不睡觉。他摇摇头，径自睡了。

第二天，天翔上班了，新的工作也是新的挑战。一上午下来，虽然说不上很累，但是在流水线上机械地重复动作很是枯燥乏味。吃过没有任何油星的大锅饭回到宿舍，身上全是汗，粘粘的很难受，天翔想冲个凉，这时才发现自己的毛巾不见了。毛巾还会长翅膀飞了不成？这个凉自然没有冲成。晚上下班后，他新买了毛巾回来冲凉才发现，自己晒在阳台上的衣服，包括内裤都不见了。他意识到一个问题，看来是有人在故意整他。

这人是谁呢？自己一个新人，跟同事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，可以说没有得罪过任何人。除了黄毛还能有谁？不过，没有证据的事情他也不能乱说，万一不是呢？他问黄毛，你看见我的毛巾和衣裤了吗？

我又不是给你守东西的。黄毛丢下这句充满火药味的话就下楼去了。

算了吧，当我倒霉。天翔心里说。那一晚，两个人都没睡好，黄毛还是辗转反侧，天翔也因为莫名其妙丢了东西难以入眠。

两天后，天翔的第二条毛巾和内裤又失踪了。他到处找，最后他在楼道的垃圾桶见到了自己丢失的东西。火，突然间窜了出来，士可忍孰不可忍，人是有底线的。什么人在暗地里搞鬼？肯定是黄毛！当他再次找到黄毛时，黄毛一脸无辜，不会吧？还有这种事情？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呢？

天翔说，行，我没有亲自看见那就算了，但是我警告你，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的。如果哪天我逮到你了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

行，老子等着你。黄毛站起来，不甘示弱地叫嚣。

经过天翔的警告，东西自然没有再丢了，然而他遇到了一件更加烦心的事情。在一个夜里，他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了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厂区陈旧，老鼠作怪。后来侧耳倾听了一阵才知道声音从黄毛床上传过来的，他听到了男人的喘息和女人的呻吟以及床板的吱吱声。不会吧？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几分钟后，声音归于沉寂，

床上的人折腾得累了，他们沉沉地睡去。天翔却难以入眠了。在军旅时，那首《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》唱出了所有兵们的心声：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，别怪我保持着冷峻的脸庞，其实我有铁骨也有柔肠，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。那时，他们确实需要冷藏自己的青春之火，如今已经退役，这青春之火却被黄毛和他的女人撩拨了起来。

天翔的思绪回到了两年多前，思绪里全是对一个女孩的眷恋。那是一段浪漫的爱情和一个清纯的女子。他是爱好文字的人，经常给杂志社投稿。那次，杂志社受一家国家森林公园邀请去采风，主编邀请了杂志社部分作者前往。在那个风景秀美的景区，在林荫静谧的小径，他邂逅了自己的初恋。女孩和他同是一家杂志社的作者，一起参加过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培训班。按入学的先后顺序，他还是师兄。景区一别，他们以电话、短信联系，谈文学、谈生活、谈工作，两颗心撞出了爱情的火花。那段时间，他们的感情迅猛发展，都已经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。后来因为年底征兵，他选择了参军入伍。原本，她是支持他的，她说，不论你走到哪里，我的心都为你亮一盏灯。她说，我会等你回来。

时间是一位高超的魔术大师，眼花缭乱地改变了很多事情。后来他们还是选择了分手。就像很多兵一样，入伍前都有一份爱情，在部队呆着呆着，就接到了分手信或电话，他也不例外。那天，她给他打电话，我要和别人结婚了，现在打电话特地告诉你。他沉默了良久，好，祝你幸福。

天翔一点也不怪她，女人的青春经不起时间的蹉跎，女孩比他大几岁，既然自己给不了她幸福，那幸福就让别人去给予吧。

他想起了和她第二次见面的情景，那时他要回家准备入伍的事情，所以要见她一面。羞涩的他勇敢地牵了她的手，细腻、顺滑，那是他第一次这样牵着一个女孩。深圳十月的艳阳款款倾泻，他们行走在城市的街道，幸福如潮水袭来，晕眩得无力言语。

报名、体检、政审……一路绿灯，《入伍通知书》到了，他就要去部队了。天翔在老家给她打电话，我想来看你，想你了……她问，想我什么呢？他说，想你的一切。这句话很有点意味。女孩拒绝了，不行。又说，现在还不可以。他在电话这头感到些许的惆怅后，更多的是一种欣慰，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子。

在军营里，日子忙碌而充实，冬去春回秋又来，韶华似水，转眼间就快退伍了。虽然分手了，但还是朋友。一次，他们在QQ上聊天。她说，叫我一声姐姐吧。他就叫了一声小姐姐，毕竟她比他大不了多少。她很开心，说，真乖，需要奖励什么？他就跟她开起了玩笑，我要的东西你给不起。

她嗔怪着，是什么？你说吧，我会尽量满足你。

那好吧，等我退伍后再见到你时，让我亲一下——毕竟以前都没有亲过你。天翔坏坏地笑。

她沉默着。

天翔说，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。

她说，好，等你退伍了再说吧。这句话很含蓄，其实就是默许了。只是她保持了女人的矜持。

没想到退伍后还真的见了面。已经做了母亲的她多了一种少妇的成熟与风韵，只是那个玩笑自然不能再说起，临走时，他半真半假地说，你还欠我一样东西呢。

她笑了笑，很迷人。然后甩了甩飘逸的长发走了，走出几步还回头对他笑了笑，很美。他想起了那句诗：回头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她这一笑恐怕也是那种味道吧。

天翔想着想着，直到凌晨五点才朦胧地睡去。等到闹钟顽强地把他叫醒时，已经是七点半了，穿衣、洗漱，匆匆忙忙如新兵连紧急集合。他知道，都是黄毛惹的祸。为此，他窝了一肚子火。

他真的想不明白，现在的人怎么这么随便。后来他听一个同事说起，在南方，打工人的爱情就快餐式的爱情，如果一个星期不能上床，那就是落伍了。在南方，因为工资低租房又贵，所以很多恋人最终把欢乐地选在宿舍。用床帘一遮，铁架床就成了二人世界，夫妻也好，男女朋友也罢，就在里面欢愉。

打工人引导着城市爱情的主流，却无法成为城市的主流，他们只是在城市的边缘求生存。在公园里，在风景区里，胆小的情侣们牵个手儿，亲个嘴儿。胆大的就不得了，在茂盛的草丛中，在肥硕的芭蕉林里，时常能看见两个光溜溜的人如灵蛇交缠。

天翔想黄毛只是一时冲动，玩一时的激情罢了。没想到在此后的日子里，黄毛和他的女人天天睡到了一起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初到宿舍时见到的那双女式拖鞋和双人枕是怎么回事了，他也明白黄毛眼里的愤怒是怎么回事了。自己是个闯入者，破坏了黄毛的生活，破坏了他的“性”福。可是，他不能搬走，这是对公司纪律的一种服从。黄毛的肆无忌惮也让天翔无名火起。在一个宿舍里，这种愤怒在与日俱增，只是还没找到一根导火索罢了，如果有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足以把这个炸弹引爆。

由于工作辛苦，天翔在中午都会休息的。这日中午还没回到宿舍，天翔就听到了强劲的音乐声。推门进去，只见黄毛的床上摆着一对音箱，放的是没有任何价值却让人激情四溢的DJ舞曲，咚咚咚咚，像歌舞厅的蹦迪，杂乱不堪，也让天翔烦躁不安。音箱的声音也波及到了其他宿舍，但是在南方，准确地说在中国，很多人都不会去管这些事情的。各自打扫门庭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谁都不想惹祸上身，最多是心里骂几句神经病。音响一路高歌，天翔也选择了沉默，在这种沉默中休息。然而在高分贝的环境中，人是无法入睡的。天翔想，算了吧，让他去放吧，他的精神太空虚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应该就不会这样了，我就不信他不用休息。

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。黄毛的音箱无休无止地响着，除了上班，其他时间

听到的都是咚咚咚咚的DJ舞曲。宿舍里的音响声一波一波地激荡，吵着每一个人麻木的灵魂。音箱响到了晚上11点、12点，到了凌晨1点，都还没有要停的意思。一直响到了凌晨4点，音箱累了，黄毛和他的女人也累了，夜空终于沉寂了。天翔几乎一夜未眠。

翌日上班，天翔上下眼皮不断地打架。他决定找黄毛好好谈谈。

中午，在音响声中，他们进行了交流，其实也算不上交流，叫吵架还差不多。黄毛凶巴巴地说，要么你搬出去，要么你就在这种音响声中过日子。他的语气，没有其他商量的余地。那一刻，天翔有一种打人的冲动，人民子弟兵不打人民，但是他很想教训一下黄毛。最终，他还是平息了自己的怒火。

黄毛和他吵架时，脱下了衣服，精干的身躯露出青龙白虎，很狰狞，煞是唬人。天翔想起了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中的那个教书先生，左青龙右白虎，不就是黄毛的样子吗？当然。天翔不会怕这些，他想，其实这只是胆小的表现。他也明白了，为什么工友们都不敢惹黄毛，其实大家怕的不是黄毛，而是黄毛身上的青龙白虎，好像黄毛一生气，青龙白虎会跑出来吃人。天翔感到一种深深地悲哀。

音响声夜以继日，天翔的怒火终于爆发了。那是一个周末，不加班。最近加班加点再加上没有休息好，天翔迫切地需要休息。周末，打工一族一般会选择去逛街或者拍拖。天翔不喜欢逛街，又是一个人，没人拍拖，所以他选择睡觉。等自己冲过凉后，正准备躺在床上休息，黄毛回来了，他打开了音箱，“欢迎光临 www.dj.com”，女主持人的开白场后，音响声又飘向了宿舍的每一个角落。

导火索！

天翔说，你把音箱关了吧，我要休息。

黄毛眯缝着眼睛在摇头晃脑，不，我喜欢。

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很没素质的，你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，你有没有一点良心？天翔怒不可遏。

黄毛睁开了眼睛，里面闪着火，你算个鸟，信不信老子叫人砍死你。

对这种烂人，天翔真的很无奈，也许这种人真的需要吃几记拳头。这个社会，武力已经不能平天下，但有时候，拳头还是管用的。行，小子，你放马过来！天翔说完这句话从床上跳了起来。

黄毛站在宿舍门口，天翔站在里面，两个人形成了对峙。天翔渊立岳峙，等待黄毛发起攻击。别说黄毛那么瘦小，就是再高大一些，只要没有经过专业武术训练的人，天翔都不会怕。黄毛张牙舞爪地冲过来了，他挥舞着拳头，天翔觉得很好笑，这只是街头混混最无赖的打法，没有任何章法可言。对于黄毛那样的攻击，天翔只要用军体拳中“弓步靠掌”就可以把黄毛击倒，但他还是放弃了那一招。刚退伍那会儿，他的一个堂弟老是喜欢和他闹着玩，在一次玩闹中，他就是用“弓步靠掌”击在堂弟的胸膛上，把堂弟如败絮般击飞，幸好他及时收手，没有伤到要害。他知

道那一招的厉害，自然不敢再使，他选用了“虚步砍肋”。天翔的右脚往右后方撤了半步，化解黄毛的冲击力，左手上前格挡黄毛的双拳，右手化作掌沿刀如流星划过天际疾砍而下，正好砍在黄毛的左肋上。

黄毛迅速软倒在地。

人民子弟兵不打人民，然而他还是打了人，天翔突然之间感到了一种深深地后悔，就像当初失手打了堂弟一样，让他一下又何妨？他能把自己怎么样？他蹲在黄毛面前，语无伦次地说，对不起……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没事吧？要不我带你去医院？

黄毛倒在地上，嘴里还在斯歇底里地叫，你再打，你打死我吧。

天翔吓坏了，该不会是把脑子打出毛病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他伸手去搀扶黄毛。

黄毛拒绝了。他用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支撑着自己战战兢兢地站起来。此时，天翔才注意到他的手指，是那样地修长有力。像是弹钢琴的手，艺术家的手。

黄毛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宿舍，音箱还在不知疲倦地歌唱。既然音箱的主人不在了，天翔就自作主张地关了音箱。宿舍瞬间就宁静了。天翔躺在床上，却睡不着。黄毛会来报复自己吗？他当然不怕黄毛。然而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，谁知道黄毛会不会等自己睡着了给自己砍一刀？就算不下暗手，黄毛毕竟是混混，也许还有同伙，他会纠集一帮混混一起来打自己吗？天翔胡思乱想着。熬到晚上十二点，黄毛还没回来，已经困到极点的天翔终于睡着了。

当第二天早上的闹钟把天翔吵醒，他神清气爽地起了床。他检查了自己一番，没有一丝伤痕，看来昨晚是安全的。再看黄毛的床铺，根本没有回来睡过的痕迹。

天翔和黄毛不在同一个部门，上班自然没有见到黄毛。倒是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天翔很快在乌泱泱的一片黑头中发现了那耀眼的黄头发，是黄毛。他和她的女朋友坐在一起吃饭。看到黄毛，天翔心中多少有些安慰。吃完饭，黄毛也回到了宿舍，他老实地躺在床上休息。到了晚上，黄毛还是按部就班地冲凉、睡觉。那对音箱，已经成了摆设，再也没见响起。看来这一打，把黄毛打老实了。可是，黄毛也不搭理天翔。同宿舍的两个人，把对方当成了空气。天翔想，这也挺好的。

一连安静了数日，又到了周末的晚上，黄毛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天翔要去买生活用品，于是穿上休闲装，清清爽爽地来到了商业区。此时，是晚上八点的样子，路灯亮起来了，两旁店里的彩灯更是顾盼生辉。在嘉鸿超市前的广场上，小摊贩已经忙碌起来了，整个夜市就有了繁忙的、繁荣的、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小贩们的吆喝声起来了，每个小摊贩前的煤气都滋滋地冒着火。对有钱的、讲究的人来说，他们不愿意来这种地方消费，他们嫌这里脏、乱。可是路边摊也有它的好处，那就是味道好，价格实惠，从某些方面来说，脏也是好事，你吐掉的骨头，弹掉的烟灰、吸完了的烟头、空啤酒瓶不用放桌子上，直接给地方招呼吧，方便——这样一来，坏处

倒成了好处。来路边上吃的，多是建筑工人、工厂员工，他们收入不高，他们也不在乎环境好坏，他们在乎的是口味、分量和价格，这些都是路边摊给给予他们的。于是，他们三五个人花上一点小钱，就可以饱吃一顿，甚至一边吃一边聊，这就是普通人的快意人生。

超市为了招揽生意，在广场摆放了很多桌凳，外墙悬挂了大屏幕电视，此时正在播放武打片。不用加班的打工人就广场上买点吃食，一边坐着吃，一边看电视，这就是工业区夜生活的魅力所在。

天翔也被吸引了，于是在路边摊买了一斤炒花生，又买了一瓶雪碧，找个角落坐了下来。他正吃着东西，突然感觉到一阵小小的骚乱，抬头一看，在另一个角落，两个流里流气的小混混，一个红毛，一个绿毛，正在依次收保护费。打工人气鼓鼓的，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。距离远的人见状不妙想跑。红毛提高声音说，哪个敢跑，老子就给他扎一刀。说着，手心里亮出了一把匕首。刀身在夜光中泛着清冷的光，拔腿想跑的人就被镇住了。他们知道，保护费最多也就是十块钱，被扎一刀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些人，有组织，大罪不敢犯，这点小事还是做得出来的。

天翔这一看，居然看到了黄毛，他和他的女人也在人群之中。黄毛一脸淡定地吃夜宵。小混混终于来到了黄毛面前，对埋头吃东西的黄毛说，喂，交钱了。

天翔想，黄毛在工厂咋咋呼呼的，这次在外面遇上了混混，这针尖对麦芒，不知道有什么好戏上演呢。那我就看看热闹吧。至于自己的安全，他不担心。两个小混混，他还是不放在眼里的。何况，他一旦使出部队五公里越野的本事，分分钟就可以把两个混混甩几条街。

女人拉着黄毛想走。黄毛抬起头来，拉开自己的衣服，露出狰狞的青龙白虎，他拍了拍胸痛，对两个混混挥了挥手。收钱的两个混混有点懵，又有点摸不清黄毛的底细。要是就此离去，未免失了面子，试探着问道，你是哪个帮派的？

在这一带，混混之间也有几个派系，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，平时井水不犯河水。出了自家的势力范围，可以去消费，却不可以收费，否则就是坏了规矩。既然都是道上的人，到了别人的地盘上，保护费自然是不用交的——这也是他们的规矩。

红毛指着黄毛的工衣说，你装什么蒜？你不就是一个打工仔吗？

黄毛被自己的工衣出卖了。他站起来，拉着女朋友要走。绿毛挡住了黄毛，说，交了钱再走。黄毛的女友，剪着短而整齐的刘海，没有少妇的风韵，留给别人的反倒是小女孩般的清纯，她紧张地站在黄毛的身后。黄毛还在倔，他是不肯交保护费的。

红毛说，不交钱，你就别想走了，信不信我给你扎一刀。

女人很害怕，在瑟瑟发抖，她哀求黄毛，你就给钱吧。

黄毛无奈地掏出十块钱来。

两个人，不是十块，是二十块。绿毛说。

红毛提醒道，二十块不行，谁让你给我们装蒜。三十块！少一分钱都别想走。

黄毛又掏出了十块钱，说，兄弟，都是在外混饭吃，差不多就行了。

绿毛道，你搞个文身就敢跟我们称兄道弟？少废话，三十块。

红毛看着面容姣好的黄毛女人说，不交钱也行，这个小妞给我们摸一下。说着，伸出手，越过黄毛的肩膀向女人的脸上摸去。

女人往后躲。黄毛一把推开了红毛的手。居然有人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，红毛一拳挥向了黄毛的脸，早就跃跃欲试的绿毛也加入了战团。黄毛身材瘦小，对付一个混混都难，很快被打倒在地。红毛和绿毛不依不饶，一边用脚踢，一边对旁边围观的人说，不懂规矩，这就是下场。

天翔本来只想看看热闹，没想到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，雪碧已经喝完，他把还没吃完的花生袋子打了一个结，放进兜里，“嗷”地一声从一旁的角落里窜出，他一个“马步横打”，跟着一个“鞭拳转身盖”，行云流水地放倒了红毛和绿毛。别说这两个混混没有准备，就是有所准备，也挡不住天翔的快速出击。天翔不再迟疑，一手一个，拉着黄毛和他的女人向着工业区的巷子狂奔。南方的工业区，巷子如蛛网密布。等红毛和绿毛从地上爬起来，天翔等三人早就失去了踪影。红毛怒气冲冲地说，明天去这小子的厂里，弄死他。

天翔还要跑。黄毛和他的女人已经气喘吁吁。黄毛说，别跑了，他们也追不上了。天翔这才停下脚步，只见俩人因为一阵疾跑，胸脯在剧烈地起伏。女人娇喘着说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

天翔放下他们，说，我不是救你们，我只是见不得他们这样欺负人。

黄毛的嘴角蠕动了一下，嗫嚅着说，现场那么多人，还有几个是我的工友，他们都没有出手相助。不管你的出发点怎么样，结果是一样的，我还是要感谢你的。黄毛一脸地感激。

天翔说，那我们回去吧。

三个人沉默着往工厂走去。城市的路灯将他们的身影拉长、缩短、重合，影子绰绰，在地上移动。走到一处卖凉菜的小摊时，黄毛说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说着，他到凉菜摊前夹菜。天翔懂了，黄毛是想感谢自己，他要请客。于是说，算了，你已经吃了夜宵，我也不饿。

黄毛笑了笑，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，说，反正还早，今天又是周日。你来这么久了，我们还没说过几句话，等会到了宿舍，一边吃，一边聊会儿。

黄毛又问，你喝酒吗？不等天翔回答，他自顾自地说，你当过兵吧，肯定能喝的。说着，又买了六瓶啤酒，还给女人买了一瓶营养快线。

到了宿舍，黄毛搬来一张折叠桌，又把一张铁架床移过来，黄毛和女人坐在一张铁架床的床沿上，天翔独自坐另一张铁架床的床沿。两个男人对着瓶子吹酒。酒真是好东西，一瞬间就拉近了原本还有罅隙的心理距离。女人喝着营养快线，只是偶尔夹菜吃。

他们还在喝第一瓶的时候，曾经的不愉快已经烟消云散。黄毛说，看来我得离开这里了，他们是匕首帮的。

天翔说，怕啥，匕首帮能大过法律吗？你放心，有我呢。没事别出门，真要出门，我们可以一起去。

女人放下筷子，说，大哥你不知道，匕首帮很多混混的，好汉能敌四手。你没穿工衣还好，这工业区，人海茫茫，他们也不认识你。我们穿了工衣，肯定跑不了的。

天翔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喝到第三瓶的时候，黄毛的眼神开始变得遥远而深邃，似乎穿越时空飘向了远古。他开始平静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，向天翔打开久闭的心扉。

在南方的深圳，有上千万的外来工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的——养家糊口而来到一起。在这座异乡的城市，因为寂寞，总会上演很多爱情故事，很多人因此走到了一起，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劳燕分飞。在南下的打工大潮中，在一家工厂里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恋了，他们的爱很纯很真很深，他们私定了终身。男孩家里很穷，是独生子；女孩家里相对富裕，两个姐姐已经出嫁。

他们原以为有爱就会很幸福，他们也知道未来的路很难走，男孩家里穷，女孩的父母有些势利。何况女孩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，她父母希望她留在家里，以后在本地找一个男人上门就可以了。尽管前路茫茫，他们还是选择了面对。他们一起回了女孩的家，一切与预料的一样，女孩的父母坚决反对，尤其是她的父亲，他说，如果你敢跟他在一起，我们断绝父女关系！女孩的父亲是有难处的，一是担心女儿远嫁不幸福，二是他真的希望女儿留在身边，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，他不能没有依靠。女孩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女，在爱人与亲人之间难以抉择。女孩的父亲把男孩轰走了，男孩很伤心，女孩也很伤心。在轰走男孩之后，夫妻俩轮番给女孩做思想工作，作为乖乖女的她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，把自己的未来交到了父母手上。

相亲、结婚，女孩和一个并不相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。结婚那天，那个男人当着她父母以及所有亲友的面信誓旦旦要对她好，女孩感受到了一丝幸福，看来父母还是有远见的。女孩是嫁给那个男人的，男人不愿意上门，女孩的父母为了让女孩彻底对男孩死心，也就同意了。

幸福很短暂，才两个月，男人所有的毛病暴露无遗，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、好吃懒做、没有主见、唯父母之命是从，这一切都是女孩特别讨厌的。女孩有一个很难相处的婆婆，而男人总是站在母亲一方。这也就是算了，女孩想，将就过吧。她的退让换来了男人的变本加厉，其实那个男人还很花心，在外面与一些女人纠缠不清，他甚至带着别的女人回来过夜。女孩在结婚那天就变成了女人。女人彻底愤怒了，于是就有了吵架、打架。女人回娘家诉苦，她母亲后悔不迭，才两三个月的光景，原本保养得很好的女儿像是从坟墓里挖出来一般。看着自己掌上明珠般的女儿在婆家凄苦无助，他们上门讨说法，双方自然少不了一番争吵。自此，两家水火不容。

女人开始后悔了，她想起了男孩的好。她的父母也后悔了，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所有的势利，他们让女儿去找以前的男孩。

女人就这样逃了出来。男孩还在，还在苦苦地等她，很自然，他们走到了一起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然而，男孩很快就活在另一种阴影里，在道德上，他当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第三者，毕竟女人没有离婚，如果他们结婚，女人就犯了重婚罪，所以他们不能结婚。既然不能结婚，那么以后他们的孩子就会成黑户。女人给名义上的老公打电话协商，男人在那头很生气，他说，我就是不和你离婚，我拖死你。

在这种阴影下，男孩几乎疯狂。原来他悲天悯人，悲悯到连鸡都不杀，悲悯到连田鸡都不吃。现在，他却想打架，想去杀人，杀了女人的老公。他懂法律的，知道杀人偿命。在这种折磨中，男孩最后还是想通了，有爱就好，其他的不管了。他们一起生活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幸福。放假了，他们会十指相扣去公园，去海边，体验爱情带来的甜蜜。

在社会上，很多事情是需要拳头解决的，因为男孩的瘦小，因为女人的漂亮，每次出门都会有很多麻烦，那些吹着口哨的男人，那些挤公交时故意揩油的男人，这一切都让男孩很痛苦。在一次游玩时，女人被几个小混混摸了奶子，当时男孩热血上涌有种打架的冲动，女人及时阻止了他，他选择了软弱。女人没有怪他，女人说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虽然女人不怪他，但是他过不了自己那道坎，他没有保护好自己女人，他不是男人。他看到那几个小混混都是染着红毛黄毛，身上都有文身，他就怕。他想，我也要那样子，那就是一把保护伞。

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，男孩就变成了黄毛，金黄的卷发，左青龙右白虎，一瞪眼睛，人就显得狰狞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因为有了黄毛和文身的保护，麻烦自然少了很多。但是更多的麻烦接踵而来，首先是工厂炒掉了他，厂里需要老实上班的员工，而他的标志就是一个混混。因为有了文身，所以好一点的大厂都不要他，只有那些小厂才考虑给他一份工作。

男孩和女人就进了一个小厂，厂里效益不好，人员流失大，原本住八个人的宿舍有时就住个把人。因为厂里效益差，所以他们的工资不高，于是就没有租房子。男孩自我调侃，老板给我配单间呢。他们就把宿舍变成了自己的爱巢。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宁静，幸福而充盈。

然而，因为一个人的闯入，破坏了他平静的生活。

黄毛的眼神又从远古回到了现实，他说，那个男孩就是我。说完这些，他一脸平静，波澜不惊。黄毛又说，因为你进来了，打乱了我的生活，我原本已经平静的心又起波澜。你的东西都是我丢的，音箱也是我故意放的，我想赶你走，可你就是不走。很多人都怕我，唯独你不怕我。

天翔说，其实他们怕的不是你，而是你的黄头发和文身。

我还是要感谢你的，是你让我清醒了。借这个机会，我该为自己的事情做一个

彻底的了结，给她一个幸福的家。

天翔很开心，黄毛能这么想真是一件好事。此时，默默吃菜的女人也开始抽泣，她的眼角的一滴眼泪像一滴胶水，悬挂着欲落不落。

天翔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，你们放心，我会跟人事部反映，我搬出去。他决定了，就算人事部不愿意他也要搬走，他愿意违背一次纪律。

黄毛说，谢谢你。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，我们以后为你合奏一曲。你知道吗？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境界是男子弹琴，女子吹箫。

你会弹琴？她会吹箫？天翔很惊讶。

黄毛亮出了自己的手指，修长有力。像弹琴的手。女人擦掉自己的眼泪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我是吹着玩的。

你别谦虚了。黄毛说自己的女人。他又对天翔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配合那是天衣无缝，有时间我一定在你面前献丑。他笑得像一个孩子。

好啊，我一定倾听你们的天籁。

就在天翔向人事部申请调换宿舍的第二天，他发现黄毛不见了。刚开始，他以为黄毛是外出没回来，一连几天都不见踪影，他开始着急起来，莫不是黄毛被匕首帮谋害了？为此，他特地找黄毛所在部门的人打听了一下，得知黄毛已经离职了，准确地说是自离了。那人说，很奇怪，工资都没结就走了，匆匆忙忙的，招呼也没打一个。

天翔觉得很失落。回到宿舍，空荡荡的，人去床在楼已空。坐在床上他一拍大腿，嘿，这小子还欠我一次男琴女箫的演奏呢。

发表于《伊犁河》2022年12月